

青盲

景旭枫
张海帆 佟晔 著

大结局

根据张海帆作品《青盲之越狱》改编

一座无法逾越的神秘监狱，一个冷静到冷酷的王牌特工，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营救任务。

团结出版社

青

景旭枫

张海帆 佟睦 著

盲

大结局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盲：大结局 / 景旭枫，张海帆，佟睦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5

ISBN 978-7-5126-0435-3

I. ①青… II. ①景… ②张… ③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9054 号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6

字 数：420 千字

印 张：22

版 次：2011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978-7-5126-0435-3/I. 275

定 价：32.00 元

(版权所属，盗版必究)

《青盲》上部回顾：

1947年初，国共双方决战在即。身负绝密使命的我党特工“小猫”刚抵重庆，便在敌人的一次大清洗中误抓被捕，关押至被称为插翅难飞的国民党秘密监狱白山馆。

最初的武装营救全盘失败，重庆市地下组织几乎损失殆尽。危急关头，代号为“A”的我党王牌特工、国民党重庆军需处副处长张海峰临危受命，必须完成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营救任务。

三天后，A根据记忆中一份早年残缺的白山馆地下建筑图，冒险吞下一枚预埋了机关的蜡丸，主动暴露身份，进入白山馆。在狱中，A不仅要面对白山馆的缜密检查和层层陷阱，最重要的是，就在A刚刚入狱、距离“小猫”欲自杀以保护我党绝对机密的最后期限之际，A能够在生死攸关的三天时间里，从白山馆几百名犯人中找到并成功营救出“小猫”吗？面对重重险阻，A与狱中兄弟们巧妙周旋、绝地重生，在白山馆上演了一场夺人心魄的中国式越狱！



第十九章

1

十年前，1937年7月15日，重庆。

黑暗里，一根蜡烛照亮了十年前张海峰年轻的脸，旁边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将蜡烛放在桌子上，他就是张海峰的义父，同时也是王玲雨的父亲、国民党天水天青情报线总负责人王万诚。

张海峰有些疑惑地打量着整个房间，道：“先生，您……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这里是……”王万诚没说话，而是拿出一本书看了看，推到张海峰的面前。张海峰疑惑地拿起那本书，只见封面上写着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共产党宣言。

张海峰一愣，道：“先生，这……”

王万诚在椅子上坐下，点燃了一支烟，良久，似乎自言自语般缓缓说道：“那是三十多年前吧，当时我也是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的义父黄兴带我去见中山先生，那一天，我加入了同盟会。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跟随中山先生九死一生，终于推翻了满清统治，建立了民国，我本以为从那一天起，中国人就会过上好日子了……”说到这里，王万诚摇了摇头，继续道，“这十几年来，我看透了国民政府，看透了蒋介石，他们……比满清政府更腐败、更堕落！中国如果再让他们统治下去，就没有任何希望了！”

张海峰有些茫然地听着，不知道王万诚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王万诚将香烟摁灭，神情肃然地看着张海峰，道：“孩子，今天我要交给你一项任务，你要听好并且牢牢地记住……”张海峰看着先生，有些茫然地点点头。

许久，王万诚缓缓问道：“孩子，你都听明白了吗？”

张海峰点点头，却仍有些茫然地问：“先生，我明白了，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

王万诚：“你讲！”

张海峰：“那……我和小雨，怎么办？”

王万诚愣了一下，片刻，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必须离开小雨！忘记她！”

张海峰“腾”地一下站起来，几乎将椅子撞翻：“什么？让我离开小雨？我做不到！”

王万诚站起来，拿起桌上一根竹棍，“啪”的一下打在张海峰的脑门上，张海峰愣住了。王万诚看着他，道：“从我第一次把你领进门，这十几年来，这是我第一次打你，也是最后一次打你！这十几年来，我把我毕生的本事都教给了你，但是，我从来没有派过你任何任务。我如此费心地雪藏了你十几年，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张海峰看着王万诚，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王万诚：“就是因为我一直在等，等待今天这个机会！”

张海峰：“先生……”

王万诚：“这十几年来你一直叫我先生，不错，我是你的先生，但你知道吗？这十几年来我也相当于你的父亲！”王万诚的脸色一变，道，“所以，这件事情你必须要答应！”

张海峰的眼泪“刷”的一下流了下来。良久，张海峰哽咽道：“好！先生，我……我答应您！”王万诚点了点头，道：“孩子，坐吧！我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张海峰含泪点头道：“记住了！”

“好！”王万诚看了看表，道，“10分钟后，下面会有一辆黄包车等你，你坐上那辆黄包车，它会带你去见你该去见的人。从今天开始，你要彻底忘记你的过去，开始新的生活。记住，永远不要再来找我！”张海峰看着王万诚，哽咽地点点头。

王万诚走到门口，停住了脚步，却并没有回头，缓缓说道：“对了，三天后是你和小雨的婚礼，到时候我会照常出席，但我希望……你不要出现了！”王万诚不容张海峰回答，关上房门离开了。

2

三天后的清晨，重庆朝天门人群熙攘，小贩在声嘶力竭地叫卖着。码头上，报童扬着报纸在高声喊着：“号外，号外！买号外！北平大战在即，宋哲元将军通电全国，决心与北平共存亡，抵死抗战……”

码头上有船正在靠岸，接站的人群正向前拥挤着。这时，一个警察正在维持秩序，此人正是冯彪。只听见冯彪高喊着：“大家不要挤，不要挤！往后退点，往后退点！”

码头的另一侧有个中药摊子，旁边挂着“妙手回春、包治百病”的幡子。江湖郎中郑小眼此刻正在照顾着他的生意。远远地，皮景顺光着膀子、满身文身，手里拿着半截甘蔗，一边嚼一边满地乱吐，身后还跟着两个身形彪悍的眼班，正晃悠悠地走过来。看到郑小眼的药摊，皮景顺停住了，斜着眼睛打量了一番，

一使眼色，立即有三个人走上前去。

郑小眼满脸堆笑，道：“大爷，您买药啊？”

皮景顺：“小子，你哪儿来的？”

郑小眼一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皮景顺：“知道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啊？在这儿做生意，跟大爷打招呼了吗？”

郑小眼：“这位大爷，小的刚来，还没来得及拜大爷的码头！”

皮景顺的一名手下大声喝道：“少废话！道儿上的规矩懂不懂？”

郑小眼有些惶恐道：“懂！懂！不过……小的今天刚开张，还没收上钱来，几位大爷，要不……咱先宽限两天？”

皮景顺一斜眼睛，凶神恶煞道：“没钱？弟兄们，给我砸！”

两名手下上前将郑小眼踢翻在地，一通乱砸，郑小眼被打得哭爹喊娘：“大爷饶命！饶命啊！”

码头尽头处的街道边有一座教堂，教堂门口站着许多人，都拿着鲜花、相机，年轻时的徐行良一身军装，手里拿着鲜花也站在人群当中。这时，两辆黑色轿车远远地开了过来，众人围拢上去。徐行良上前打开车门，只见王玲雨一身雪白的婚纱，周围的人不停地拍照，随后大家自动分开一条路。徐行良扶着王玲雨，沿着红地毯优雅地走进教堂。

与此同时，重庆襄阳北路一座小院的厢房里，张海峰着一身笔挺的国军军装坐在桌旁，他旁边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月如。两人对面坐的是十年前共产党重庆市委总负责人老邓。

老邓一脸严肃道：“海峰同志，对于你这样有才能的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我们表示极大的欢迎！这次你和月如同志的任务非常艰巨，虽然表面上你们是奉军统局指令，假扮夫妻，前往北平长期潜伏，但实际上你将接受中共华北局的直接领导，这种双重身份将会使你们的处境万分危险，所以，你们必须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

张海峰点头：“我明白！”

“那就好！”老邓沉默了片刻，叹了口气，问道，“对了，你和你未婚妻那边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张海峰神色一黯，喃喃道：“也许……只有伤害她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老邓叹了口气，道：“好吧，那……一会儿你就和月如同志回去收拾收拾，三天后准时出发！”

张海峰和月如从后门离开。老邓看着张海峰的背影，不由得再次叹了口气。这时，外间房门传来三声轻轻的敲门声，年轻的王老板走进房间。

老邓：“小王，怎么样？”

王老板：“新来的同志们都到了！”

老邓站起身来：“走，我们去看看！”

两人来到一座不大的小院，院内摆放着各种杂物和药品。院子正中站着五个

年轻人，分别是十年前的老海、老胡、老赵、陈辣椒和冯进军。只见冯进军双手笼着袖子，戴顶破毡帽，痞里痞气地站在那儿。

王老板：“同志们久等了，我来给大家介绍，这位是老邓，以后就是大家的领导了。这位是老海、小胡，这是小赵、陈辣椒……”

老邓上前与大伙儿一一握手，道：“同志们辛苦了，欢迎啊，欢迎到重庆来！”

王老板继续介绍道：“这位是冯进军，也是刚刚参加革命的同志！”

冯进军点头哈腰地走上前来，摘下帽子，道：“长官好，长官好！”

老邓：“好，好！”

冯进军：“对了，兄弟……兄弟有个事儿一直想问，就是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老邓大度道：“都是自己同志了，尽管问！”

冯进军点点头：“是！兄弟想问的是，这参加革命了，以后……每月会发多少薪水？”

老邓一愣，大家听到冯进军的话，一时之间都有些尴尬。王老板见状赶忙上前打圆场：“同志们，来！咱们里边坐，里边坐！”

王老板招呼着众人进了屋，老邓最后一个进去。进房间的时候，他回过头看了看兀自站在那里的冯进军。冯进军没动，愣了半晌儿，这才跟着进了屋。

3

重庆襄阳路的教堂，王万诚及伴娘等人陪伴着王玲雨，新郎张海峰却迟迟不到。众人焦急地等待着，不禁低声窃窃私语。这时，徐行良匆匆走进教堂，来到王万诚和王玲雨面前，轻轻地摇了摇头。

徐行良安慰道：“小雨，你别着急，我猜可能是有事情耽误了，放心吧，他肯定会来的！”

王玲雨摇了摇头，急道：“那我去找他！”说完，径直向教堂外走去，留下众人面面相觑。

王万诚：“行良，你陪她一块儿去吧！”

“是！”徐行良和伴娘快步跟上王玲雨。众人走出了教堂。

半小时后，两辆轿车停在张海峰家门外。王玲雨拎着婚纱下了车，徐行良等人紧随其后。不多时，仆人打开房门，愣道：“是……是王小姐啊！您……您怎么来了？”

王玲雨：“张海峰在吗？”

仆人：“啊，张先生啊，他……他……”王玲雨大步走进房间，仆人跟在后面，“王小姐，您等等，我……我先上去通报一声！”

王玲雨径直上了楼梯，徐行良等人跟在后面。王玲雨来到二楼卧室门口，只见房门紧闭，王玲雨犹豫了一下，伸手推开房门，映入眼帘的却是张海峰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只见那女人正温柔地为张海峰系着衬衣扣子。众人看到眼前的

情景，一下子全呆住了。

那女人见到众人也是一愣，一时间神色颇为尴尬，赶忙退到一旁。张海峰用余光扫视了一下门口，并未回头，从容地整了整领口，又将袖口扣好，这才转过身来看了看门口的王玲雨和徐行良等人，神色十分平静地道：“小雨，行良，是你们啊！”

徐行良惊愕道：“大表哥，这……这是怎么回事儿？”

张海峰看了看王玲雨：“哦，小雨，这件事情……其实我早就想对你讲了……”张海峰顿了一顿，缓缓道，“小雨，很抱歉，我……不能跟你结婚了！”

王玲雨呆呆地看着张海峰，什么话也说不出。

张海峰平静地说道：“你也看到了，其实……我心里早就有了别的女人，只是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实在是对不起！”张海峰说到这里，温柔地揽过旁边的女人，道：“我来介绍，这是月如，我们两个已经商量好，准备离开重庆，到别的地方去发展。小雨，我感到很抱歉，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们小时候的感情就让它过去吧！”张海峰说完，伸手拍了拍王玲雨的肩膀，转身拿起外衣和行李箱，对那个女人温柔地说道：“月如，我们走吧！”

那女人点了点头，张海峰温柔地揽起她，离开了房间。

王玲雨身子一晃，手里的鲜花掉落在地。徐行良赶忙扶住王玲雨：“小雨，小雨，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4

十年前的青盲基地。

这是一间巨大的实验室，青盲云和几名手下正在做着实验。青盲灰站在前面，孙德亮跟在后面，满头汗水，显得很紧张。此时的孙德亮还只是王万诚的副官。

青盲灰一边走，一边淡淡地问道：“孙副官，想好了吗？”

孙德亮：“灰先生，这件事情实在是……卑职是王万诚的副官，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么多年来，王万诚一直待我不薄，我实在是……实在是……下不去手啊！灰先生，您……您能不能找别人？我……我保证不说出去！”

青盲灰站住了，回过头看了看孙德亮。片刻，青盲灰淡淡地问道：“对了，我听人说，孙副官好像有个女儿是吧？”孙德亮一愣。

青盲灰笑着拍了拍手，这时，李圣金带着四名手下走进房间，其中一人抱着一个小女孩，正是孙德亮的女儿小芳。小芳看到孙德亮，高兴地喊道：“爸爸！”

孙德亮一愣：“小芳？你怎么来了？”

青盲灰：“李处长，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青盲灰一笑，离开了房间。

孙德亮看着李圣金，道：“李长官，这……”

李圣金看了看孙德亮，笑道：“孙副官，看来……这件事情你自己是想不明

白了，那兄弟我就帮帮你吧！”

李圣金一挥，两名手下立刻将小芳按到沙发上，小芳吓得大叫起来。孙德亮一惊，忙道：“李长官，你要干什么？”

李圣金根本不理孙德亮。这时，青盲云上前将一个注射器和药瓶递给李圣金，李圣金走到小芳旁边，孙德亮惊恐道：“你……你们要干什么？”

孙德亮就要冲过去，李圣金另外两名手下将他按在沙发上。李圣金将药水吸入注射器，对孙德亮道：“孙副官，不要怪兄弟我没提醒你，王万诚这件事情是老头子亲自吩咐过的，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孙德亮哀求道：“李处长，我……我……兄弟我实在是……”

李圣金笑了笑，转过头温柔地对小芳说道：“小芳乖，别怕，叔叔给你治病！”

两名手下按住小芳，李圣金挽起小芳的胳膊，将药水迅速推了进去。孙德亮惊恐地看着眼前的情景。这时，只见小芳慢慢陷入了昏迷状态，开始抽搐起来。

李圣金阴险地笑着走到孙德亮面前，说道：“孙副官，你女儿的命就掌握在你手里了，王万诚那件事情，去还是不去，你自己决定吧！”

孙德亮痛苦地低下头，良久，抬起头来：“李长官，我……我答应你！”

夜晚，孙德亮抱着小芳跌跌撞撞走进房间，周八愣道：“孙副官，您……小芳……小芳怎么啦？”

孙德亮神色木然，温柔地将小芳放到床上，仔细替小芳盖好被子。周八在一旁陪着，不敢说话。孙德亮久久凝视着小芳，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腾地起身，走到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支手枪，检查了一下，将手枪揣好。

周八看到孙德亮的举动，不解道：“孙副官，您这是……”

孙德亮：“备车！”

周八一愣：“是！”

孙德亮揣着枪，大步离开了房间。

5

1937年7月18日夜晚，王万诚和张海峰坐在房间的沙发上。

王万诚：“孩子，今天的事情你做得对！既然你已经选择了那条路，就必须离开小雨。绝情并不一定就代表无情，我知道，今天你那样做，你心里的伤痛应该远远大于小雨！”

张海峰神色痛苦地点了点头。两人沉默了一阵，张海峰道：“先生，您还是跟我一起走吧！我从邓老板那边得到消息，军统局那边很可能最近就要对付您，您再留在这里，我担心……”王万诚一笑，平静道：“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不过，我不会走的！”

张海峰：“先生……”

王万诚一笑：“孙先生临终前我答应过他，虽然国民政府现在已经烂到根儿

上了，但我既然答应了孙先生，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也不会离开这里的！孩子，放心吧，我这里防备森严，军统局那几个小毛贼还对付不了我的！”王万诚看着张海峰，嘱咐道：“孩子，到了那边你一定要好好干，完成我的夙愿！记住，只有共产党才有希望拯救我们这个民族。”

张海峰：“先生，我明白！”

王万诚顿了一顿，道：“至于小雨那边，你尽管放心，她毕竟还年轻，再浓烈的感情有个三两年也会过去的，她一定会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张海峰神色痛苦，点了点头：“先生，我知道！”

王万诚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那我就放心了！”

这时，敲门声响起，仆人走进房间：“先生，孙副官来了！”王万诚一愣：“孙德亮？他怎么来了？让他上来吧！”王万诚回身对张海峰道：“孩子，你先到里间回避一下！”

张海峰开门走进内间，王万诚见张海峰躲进内间，犹豫了一下，从外面将门锁上。这时，敲门声响起，王万诚喊道：“请进！”

孙德亮推门走进房间，道：“王先生！”

王万诚：“哦，是德亮啊，我不是跟你讲过，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就不要再来找我吗？你必须要跟我划清界限，否则我会连累你的！”

孙德亮：“先生，我知道，我只是……想最后再来看看您！”

王万诚：“德亮，你的心意我明白，来，坐吧！”

孙德亮坐下，道：“先生，其实我……我实在是舍不得您！”

王万诚一笑，道：“德亮啊，你跟着我也有快十年了吧？”

孙德亮恭敬道：“到下个月就整十年了！”

王万诚：“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啊！”

王万诚看起来十分感慨，良久，叹了口气，站起身道：“来，我们喝杯酒庆祝一下！”

王万诚走到酒柜前，倒好两杯酒，转过身，只见孙德亮表情复杂地举着手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看到眼前的情景，王万诚不由得一愣，但随即点了点头，道：“好，好！原来是你！”

孙德亮神色歉然道：“先生，实在是对不起，我……我也是没有办法！他们……他们抓了小芳，王先生，请您原谅我，原谅我！”孙德亮哭着跪下了。

王万诚点点头，将酒杯放下，平静地说道：“其实，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会是你！”

孙德亮：“先生……”

王万诚伸手打断孙德亮：“你不用说了，死在你的手上总比死在那些走狗手里强，德亮，你答应我一件事！”

孙德亮：“先生，您尽管吩咐！”

王万诚：“帮我照顾好我的女儿小雨！”

孙德亮点头，道：“好！我答应你！”

王万诚笑了：“那我就放心了，动手吧！”

王万诚闭目待死，孙德亮双手颤抖地举着手枪。许久，孙德亮咬了咬牙，扣动了扳机，王万诚颓然倒下。孙德亮拿着枪呆立着，满脸泪痕，颤抖道：“先生，对……对不起！”随后转身快步离开了房间。

密室里，张海峰听到枪声，用力地推着门，但无论如何也推不开，张海峰使出全身力气，终于撞开了房门。张海峰冲进书房，只见王万诚已倒在血泊之中。张海峰呆住了，上前抱起王万诚，喊道：“先生，先生！”

王万诚缓缓睁开眼睛，道：“孩子，不要为难孙德亮，他也是不得已……”

张海峰：“可……可孙德亮他……他……”

王万诚痛苦地看着张海峰，道：“你……答应我！”

张海峰勉强点头，双目含泪：“好，我答应您！”

王万诚慈祥地笑了，道：“孩子，我不后悔，我当年答应过中山先生，我已经尽到了我的职责！”

张海峰哽咽道：“先生……”

王万诚：“小雨的事你不要怪我，你选择了那条路，小雨就不能跟你在一起了，我希望她的生活简单、幸福，我毕竟是一个父亲，请……原谅我的自私！”

张海峰泣不成声：“先生，我明白！”

王万诚：“那我就放心了，你是个好孩子！”王万诚伸出手想要抚摸张海峰的头，却来不及触及，手一松，气绝身亡。

6

三天后，天空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一块墓碑上刻着：王万诚将军之墓。

墓碑前，站着几十名王万诚的老部下。最前面，徐行良替王玲雨打着伞，王玲雨一袭黑衣，神色木然地站在墓碑前。远处，山腰的一棵大树下，张海峰和老邓站在树下，静静地望着山下的情景。

葬礼仪式完毕，徐行良扶着王玲雨，柔声道：“小雨，我们走吧！”

王玲雨木然地点了点头，徐行良为她打着伞，转身向山下走去。刚走几步，王玲雨似乎看到了对面山坡上的张海峰，一愣之下，大步向前跑去。

徐行良大喊：“小雨！”

王玲雨并不理会徐行良，向前跑去。

不多时，王玲雨跑到那棵大树下，树下早已空无一人。就在这时，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走上前来：“请问，你是王玲雨王阿姨吗？”

王玲雨一愣：“我是！”

小男孩递上来一个小纸包，道：“这个给你，是一位姓张的叔叔让我交给你的！”

王玲雨愣了片刻，打开纸包，里面是一个精致的小瓷猪。王玲雨望着眼前的小瓷猪，她仿佛依稀看到十年前她和张海峰并肩坐在离此不远的的一个凉亭里，两人定情相约，要永远永远在一起。王玲雨想到这里，早已泪如雨下。

深夜，朝天门码头人头攒动，老邓正在为张海峰和月如送行。老邓看着张海峰和月如：“海峰同志，你们……一路保重！”

张海峰点了点头，回头看了看身后的重庆，拉起月如，毅然上了船。老邓看着两人的背影，感慨万千。这时，江船一声鸣响，汽笛声划破夜空，离开了朝天门码头。

酒吧里，年轻的张兰正在台上唱歌，下面不时有人吹着口哨。王玲雨此刻失魂落魄地坐在吧台边上，一手拿着那只瓷猪，一手拿着酒杯，不停地喝着酒。

酒保：“王小姐，差不多了，再喝……您就醉了！”

王玲雨醉眼朦胧道：“你别管我，给我倒酒！”

酒保：“王小姐……”

王玲雨大声道：“你听到没有，给我倒酒！”

酒保：“是，是！”

酒保赶忙将王玲雨的杯子满上。王玲雨刚端起来，一只手拦住了她。王玲雨一抬头，见是徐行良。

徐行良温柔地看着王玲雨，道：“小雨，我找了你一天了！”

王玲雨显然已经醉了，笑道：“你……你给我，我还要喝！”

徐行良：“你醉了！我送你回家！”

王玲雨双手乱摆：“不！我不要，我不要回家！”

徐行良强行拖起烂醉如泥的王玲雨，离开了酒吧。

舞台上的张兰看到徐行良和王玲雨，拿着麦克风，怔怔地出神。底下的人不满地起着哄，张兰这才回过神儿来，继续唱歌。

深夜，徐行良扶着烂醉如泥的王玲雨走下车。王玲雨笑着闹着，徐行良将她扶到门口，从王玲雨包里翻出钥匙，打开房门。徐行良刚要将王玲雨扶进屋子，王玲雨一把推开徐行良：“你走！我不要你跟我进来，你走！”

徐行良只好放开王玲雨，温柔道：“好吧，你早点休息，不要再喝酒了！”

王玲雨：“我不要你管我！”

王玲雨走进屋，关上了房门。徐行良在房门口站立良久，这才上车离开。

黑暗里，王玲雨静静地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那只张海峰还给她的小瓷猪。她望着手里的小瓷猪，泪水“唰”地一下流了下来。良久，王玲雨将那只小瓷猪放到桌上，桌子上还有一只一模一样的小瓷猪。王玲雨仔细地两只小瓷猪摆到一起，喃喃地说道：“好了！现在……你们可以在一起了！”泪水顺着王玲雨的脸颊不断地滑下。

深夜的重庆街道上，徐行良还在开车，车速越来越快。

房间里，王玲雨从抽屉里拿出一片锋利的手术刀片，笑了笑，刀片轻轻地划过她纤细的手腕，鲜血立刻涌出。王玲雨躺倒在床上，仰望着头顶的天花板，泪水从眼角一颗一颗地滑落下来。

街道上，徐行良的车子如同癫狂了一般，越开越快。突然，他一脚急刹，车子停了下来，徐行良抱着方向盘，静了片刻，他原地掉头，车子猛地蹿了出去。

不一会儿，徐行良的汽车急停在王玲雨住处。他下车飞奔到王玲雨门口，用力地敲着门。良久，里面没有任何反应。徐行良心一愣，猛地一脚踹开房门，冲了进去，只见王玲雨躺在床上，手腕上的鲜血流了一地，奄奄一息。

徐行良大呼：“小雨！”

徐行良撕下被单，将王玲雨手腕的伤口包上，抱起她急冲出房门。

深夜的江面上，汽笛声响起，张海峰独自一个站在江船的甲板上。他望着远处黑暗中的青山，夜风吹动他的头发。

这时，一件外套披在了张海峰的肩膀上。张海峰赶紧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回过身来，是月如，张海峰向她笑了笑。

月如温柔地道：“天晚了，我们回去吧！”

张海峰点点头，月如扶着张海峰，两人走向船舱。

重庆陆军总医院的大门被猛地撞开，徐行良和护士推着急救车，众人向前奔去。徐行良焦急地大声喊着：“大夫，大夫！”

.....

第二十章

1

十年后，1947年4月17日深夜，巨大的照明弹将重庆市白山馆监狱外围照得亮如白昼，可以清楚地看到A和众人的藏身之处，此时，白山馆的警卫们已经慢慢围了上来。树丛里，众人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敌人喊叫着向这边搜索过来。

皮景顺急道：“张副处长，怎么办？”

A依旧镇定，四下观察了一下环境，道：“走这边！”

众人来到一处小土坡后面，A挥了挥手，大伙儿全部趴下。A从土坡向前望去，前面已经有看守，再看后面，数十个看守也已经搜索了过来。

郑小眼显然已经慌了神，道：“张……张副处长，这……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全是看守啊？”

皮景顺低声喝道：“你给我闭嘴！听张副处长的！”

郑小眼吓得赶紧闭嘴，所有的人都看着A。A再次观察了一下四周的环境，沉吟片刻，抬起头道：“唯一的办法……我们回去！”

皮景顺一惊，道：“回去？回哪儿去？”

A：“白山馆！”

郑小眼：“张副处长，这……这好不容易才跑出来了，咋能回去呢？你再想想别的法子啊？”

皮景顺怒道：“废什么话？让你回去就回去，你看看外面，留在这儿等死啊？”

郑小眼赶忙点头道：“是是是，回去，回去！”

皮景顺：“张副处长，我们听你的！”

A点了点头，回过身再次观察着环境。四周，看守们的手电乱闪，很快就要搜索过来了。A指着前面的一棵大树，对众人道：“看到前面那棵大树了吗？大伙儿听我的口令，大家一起跑！”

众人齐声道：“明白！”

A扒着土坡的边缘向外望去，手电乱晃，等到一队看守刚刚过去，A一挥手，众人猫着腰快步向前跑去。

A终于带领众人跑到那棵大树下，大伙儿蹲下剧烈地喘息着。A从树后探出头来，仔细地观察着，道：“前面就是那个排水沟了，大伙儿小心，跟我走！”

一队看守走过去，A一挥手，众人快步跑到排水沟边上，迅速跳了下去。众人沿排水沟快速爬到尽头处的洞口位置，A蹲下身，一挥手：“快，进去！”

众人一个接一个快速钻进洞口。不多时，除了A以外，所有人都进去了。这时，敌人已经距离这里很近了，皮景顺在洞中回过身来，急道：“张副处长，快啊！”

A没有动，而是四下观察了一下环境，这个洞口是在一个类似排水沟的底部，洞口入口处已经被淤泥遮挡了大部分。A迅速抱来很多树叶，撒在排水沟的入口处，将排水沟的出口完全挡住。A用手拨开树叶爬了进去，进去后转回身，将洞口处的树叶从里面掩饰好，这才向回爬去。整个洞口已经布满树叶，从外面看不出任何痕迹了。

洞口外，看守们一路搜索过来，并没有发现A等人下去的那处洞口。

众人沿着排水管快速爬回到排水沟的入口处，一个一个从排水管爬上来。A上来以后，清点了一下人数，大伙儿都在。A掏出怀表看了看，马上就到看守巡视的时间了。

皮景顺着急道：“张副处长，现在怎么办？”

A沉吟了片刻，道：“大伙儿先各自回去，等我的消息！记住，回去的路上尽量把来时的痕迹去掉，以免节外生枝！”

皮景顺点点头，随即领着刘明义和郑小眼向三号楼的方向走去。

A转过头对冯进军道：“来，搭把手！”

A和冯进军合力将井盖盖上，再盖上淤泥。待看不出任何痕迹后，A和冯进军才快速离去。

三号楼的杂物室内，通风口的挡板被缓缓移开，皮景顺、刘明义和郑小眼三人快速从通风口爬了出来。刘明义快步来到门口，向外面看了看，走廊里没有人，随即向另外两人使了个眼色，轻轻拉开房门，三人快步走了出去。

三号楼的小广场内亮如白昼，犯人们还在挥汗如雨地干着活。皮景顺、刘明义若无其事地推着小推车，车里装着一车洋灰，从三号楼走了出来。黑牙看到两人，骂道：“你们俩兔崽子干吗去了？推一车洋灰用这么长时间？”

刘明义上前赔笑道：“黑爷，不好意思！我们俩看库房太乱，就给整了整！”

黑牙哼了一声，问道：“郑小眼呢？看见郑小眼了没有？”

刘明义假装恍然大悟，道：“啊？郑小眼啊，看见了看见了，我刚刚上茅房，他好像也在里面呢！”

黑牙骂道：“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这小子肯定又偷懒去了！铁杆子，去把

郑小眼给我叫回来！”

铁杆子：“是！”

黑牙：“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干活去！”

刘明义和皮景赶紧推着洋灰车回到犯人队伍中继续干活。不大一会儿的工夫，铁杆子拽着郑小眼走出了三号楼。铁杆子骂道：“你他娘的，拉个屎拉半个钟头，还不干活去！”

“是是！”郑小眼讪笑着向刘明义和皮景顺这边看了一眼，回到队伍中继续干活。

另一边，A和冯进军从108牢房的洞口快速爬了上来。两人刚刚准备将青砖移回原处，走廊外就传来看守开启铁栅栏门的声音。

A：“看守来巡视了，快！”

两人迅速将青砖盖好，各自躺回到床上。不多时，看守的手电照了进来，看到108牢房里一切正常，便晃晃悠悠地离开了。

看守刚离开，冯进军“噌”地一下从床上坐起来，一拳捶在床上，骂道：“他奶奶的！怎么回事儿啊？怎么白山馆外面突然多了这么多看守？”

A眉头紧锁，没有回答。

冯进军突然想起什么，问道：“对了，刚刚咱们跑的时候，看守到底发现咱们没有？”

A摇了摇头，道：“应该没有，他们最多也就是听到这边有动静！”

冯进军这才长出了口气。A沉默了片刻，继续道：“我猜想，今天的情况应该是上回雷区爆炸以后，敌人加强了警戒！”

冯进军：“你是说……张兰那回？那……咱们还有没有机会再跑了？”

A皱着眉，没有回答。

2

白山馆外，看守们已经全部搜索完毕。一名看守跑到徐行良和黄茂才面前，道：“报告徐科长、黄队长，全部搜索完毕，没有发现异常！”

徐行良眯起眼睛，黄茂才低声道：“徐头儿，您觉得，会不会是……兄弟们看花了眼？”徐行良思索片刻，道：“当然，不排除这个可能！不过，你不觉得最近这段时间，白山馆出事儿出得太频繁了吗？”

黄茂才：“是！”

徐行良：“传我的命令，立刻封锁白山馆周边五公里的地区，多布岗哨，明天天亮以后再给我仔细搜索一遍！”

黄茂才：“是！”

三号楼的小广场内。看守陈官看了看时间，指针已经指向了深夜11点整，陈官挥了挥手，看守老九喊道：“好啦好啦！收工啦！收工啦！把工具放好，大伙儿